

# 天国的孩子，别为我担心 他渴望抱团取暖，想当失独义工

## 一个父亲的“忧伤日记”直陈心灵孤独

我们仁  
关爱失独者系列报道之一

孤独日记

### 儿子的爱情

儿子今年28.5岁，长相英俊，工作稳定，收入也好，新房早已装修，也有了看来不错的女孩。但儿子一直不定下婚约。儿子的爱情和婚姻观是什么？至今我们也不太明白。

高中毕业时，在儿子同学留言簿上，我偷偷地看过这样一段话：你与生俱来的大眼睛眨着时，美极了！每次我偷偷欣赏时，无法自拔……我理解为这是一位美丽少女表达朦胧的爱意。但那时的儿子，单纯、懵懂，没放在心上，也许因此错过了一段美丽的爱情初恋。

步入社会后，儿子不愿和父母谈论他的“情史”。尽管我们设法“窥探”，也难有斩获。

交往快一年的这个女友，在儿子生前未与我俩谋面。我们已准备了新房和所有的一切。哪知，我们和她的初次见面竟是在儿子走后的第二天上午。

她面容姣好、重情，就像“儿媳妇”一样地守着他，哭得死去活来。如今天国的儿子还带着她的爱情信物。

儿子以悲情的方式结束了他短暂的爱情之旅。

### 郭思念

在大悲大痛的这段日子里，为驱散一丝凄凉，忘却一些记忆，还能“坚强”地活着。作为一个十足Q盲的我，用儿子的网名——郭如梦和QQ号进入了网聊世界的失独者群。

儿子QQ空间的精彩叫老婆更加痛惜痛苦。昨晚，老婆下令不准我继续使用儿子的网名和QQ。面对已悲伤过度的她，我只能接受。于是，我启用了郭思念这个网名，开始了我人生的另一段旅程。我不知我能走多久，但是我想尽可能以一颗洁净的爱心，为这个世界添一点点不起眼的光热。

待将来，我到那个世界与我最最亲爱的儿子相聚的时候，能听到他再说一句：“爸爸，我为你骄傲。”便足矣！

（以上内容选自老郭的QQ空间，经他本人同意后摘登）



儿子阿成走后，不时有阿成生前的同事好友来看望老郭夫妇。图为从加拿大赶回的阿成同学，陪夫妇俩在给他扫墓。

实习记者 唐俊 摄

■记者 杨艳 实习生 赵翌

儿子的离去，给老郭夫妇留下了深深的伤痛。

还有另外一种痛也让他无法绕开，迷信的老板嫌他“晦气”，不得不辞职；多年的好友不再登门，交际圈越来越小；在人际交往中，很多人善意但让他感觉有些刻意的细节也让他五味杂陈。他说，现在看到楼下含饴弄孙的老邻居，都不敢上前搭话了，生怕彼此间不小心伤了对方……

但尽管如此，老郭还是想拨开绝望的乌云，他开始在网上寻找失独群体，甚至有了想当失独群体义工的想法。他说：“我们不能任凭自己这样消沉下去，再难也要挣扎着爬起来……”

### 辞掉公司常务副总

“您什么时候有时间？”“都可以。”“您不是在上班吗？”“我现在没有工作了。”

这是记者见老郭前与他的一段对话，2012年，他曾是一家企业的常务副总。以前上班的厂子改制后，老郭凭着自己的技术，被返聘至广州一家企业做技术指导，2012年被提拔为常务副总。

“上任之前，我儿子给我发信息说‘爸爸，我以你为荣’。”老郭手机里还保留着儿子的这条信息。老郭说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删。

儿子走了，老郭明白老板信迷信，像他这样惨遭变故的人会被认为“不吉利”。于是他主动写了辞职报告，老板也没作任何挽留。

### 30年好友再没踏进家门

老郭说，像他这样的家庭会被认为“煞气太重”、“有霉气”，就算是他想融入社会，邻居好友也会有异样的眼光。

他举了个例子：儿子出事，一个30年的好友，就住在他家附近，却再也没有踏进他家门，在追悼会那天对方托人带了1000元的人情，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。

他说失独者的存在对自己对别人都是种“伤害”，在小区看到熟人，大家聊儿孙聊得正欢，知道他家情况的人要么不说话要么悄悄离开，不熟悉他家情况的人一开口便让自己伤心。

### 在儿子同事那重启思念

因为夏桑舍不得，老郭将儿子的骨灰放在老房子里，又因夏桑每天对着骨灰盒肝肠寸断，2月2日，老郭将儿子的骨灰安葬至长沙县凤凰山陵园。

去往儿子的墓地需要爬176个台阶，夫妻俩说每走一个台阶心就像被人割了一刀，生生地疼。

阿成的墓志铭是他QQ最后的签名：人生如梦。

“阿成是个乐观上进的孩子，生前人缘很好。阿成走后，他单位的同事们会到我家来包饺子，陪陪我们，他的同学有时也会登门看望我们”。

以前很少和儿子谈心的老郭，发现儿子原来是那样的优秀。老郭后来开始接触网络，认真地看完了儿子发表在QQ空间

里的文章，老郭才发现从事IT业的儿子原来文笔这么好。这更让老郭加重了思念，转而又自责自己以前没能多了解儿子。

### 希望当失独群体义工

儿子走后，老郭开始用网络与全国各地的失独者联系，试图能在与他们的交流中“抱团取暖”。

“只有在那里，我才觉得和这个社会没有完全脱节。”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但在QQ群里，有时又有不少失独者情绪失控，甚至言语极端。渐渐地，老郭开始理智地思考失独群体面临的困境，他希望能当义工，让失独群体能互相认识互相取暖。

“在国家政策还没有更好地救助我们之前，我们自己应该先学会自救。”老郭说，一味质疑独生子女政策有点偏激，也不能解决问题。

如今已慢慢走出灰霾的老郭希望在天国的孩子不要为他担心。“但我还是希望能有那么一天，所有的失独者都可以告诉孩子，爸爸妈妈有政府有社会的照顾，无须你们牵挂”。

他说，我们不是负担，我们只是一个又一个绝望的、受伤的父亲母亲。

记者手记

### 现实版“我们仁”的待解课题

爸爸、妈妈、孩子，一家三口互为支柱。就像杨绛在《我们仁》中所写，一旦三个人中折损了一个，回首过往，便是一路离情。

失独，无论是谁，都不忍面对。孩子辞世那天就是父母人生的分水岭，曾经多么快乐，余生就多么漫长……

在记者手里，有一份385人的失独者名单，名字、电话、住址一应俱全。然而采访之路却异常艰辛。一个一个电话打过去，得特别注意自己的措辞，甚至语调，生怕自己伤害这些和自己父母年龄相仿的父辈。然而，就算是再注意，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就注定是打扰。

在采访的那几天里，记者陪着老郭夫妇选儿子最帅的照片，陪他们流泪。采访结束时，郭叔叔挽留我们吃饭，这个父亲做得一手好菜。在厨房里，他再次泪流满面……

如果贫穷，可以捐款；如果病痛缠身，可以想法治。可在一个失去唯一孩子的父母面前，一切安慰都显得无力。

很多时候谁都无法预知死亡会在什么时候降临。当这些手持“独生子女光荣证”的父亲母亲失去最爱后，他们除了精神陷入苦痛的深渊外，还要面对疾病、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难题。如何为这一群体提供有效的帮助，如何接手他们原本寄希望于子女身上的未来，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待解的课题。

互动

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没经历过幸福，而是经历过幸福后又突然失去。

如果还有其他失独者也在遭遇类似老郭的痛苦，还面临有其他的困境或担忧；如果您能在情感上、生活上愿给失独者关爱或帮助；或者对解决失独者的困境有好的建议和想法，都可拨打本报热线96258，或登录新浪、腾讯微博@三湘都市报，或加“三湘华声小善团”QQ群：297498799，与我们取得联系。同时，您也可加本报记者杨艳的工作QQ980794221进行点对点的交流。